

周作人 著文
钟叔河 编订

周作人

知堂书话

下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知堂书话

周作人 著文 钟叔河 编订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第四辑

谈古旧书

《於越三不朽图赞》^①

张宗子著《於越三不朽图赞》，刻成于其外孙陈祖谋之手，已极希有。

余所见只余氏慕村补刻本，后归朱氏，又为山阴陈昼卿先生所得，修补刊行。虽少逊前刻，然先烈仪容，故自宛然；后生小子，时一展对，足以激发志气。顾三十年来，已不审板片何在，前王子馥君以铜板镂印，亦迄未成书，殊可惜也。

昼卿先生为大父业师，儿时屡闻称道及之，后见其集中正续文牍，尤惓惓于故乡文献，别录《三不朽图目》、《诗巢祀位》等文，为《越中观感录》一卷，八杉斋徐氏刻行之，似肆中尚有售者也。

☐ 1915年3月刊《绍兴教育杂志》5期

☐ 未收入自编文集

^① 《读书杂录》之一。

《会稽风俗赋》^①

王梅溪著《会稽三赋》，“风俗”一篇最为详赡。周世则作注，引证古籍，疏山川人物之本事，已至精核。史铸更为补注，则文章典实悉表而出之，尤便初学之诵习矣。明南逢吉所注，多采旧本，而更浅显；有上虞尹坛、山阴周炳曾两增注本，实无所异，疑南注本来如是也。湖海楼刻周、史注，会稽章氏刻南、尹注，皆颇佳；唯今陈板闻已毁，章板亦不知存否。《三赋》一书，唯于旧书肆中偶一遇之，已鲜新本可得；尺木堂刊本虽粗，今亦少见矣。陶篁村《广会稽风俗赋》，补阙续短，不愧虞仲翔之于朱对。唯本无单行，今《泊鸥山房集》又复不可多见，殊有淹没之惧。如得方闻之士为之疏证，刊印行世，于越中文献，当至有裨益也。

☐ 1915年3月刊《绍兴教育杂志》5期

☐ 未收入自编文集

^① 《读书杂录》之一。

《无双谱》

幼时喜观绣像，有《剑侠图传》、《於越先贤像传》、《百美新咏》、《无双谱》诸书，日夕玩弄，初不甚解。二十年来，此等书已如麻沙古本，不可多观矣。

《无双谱》初但知为金南陵作，后查《画征录》云：一时雕本，有《无双谱》，山阴金古良画，古良名史，以字行，人物名手也。始知其为越人。陶元藻《越画见闻》卷中云，金古良善画人物，有《无双谱》四十小幅，极其工致，好事者雕行之，足与嘉兴朱宾古《凌烟阁功臣图》颉颃争胜。每帧皆制乐府一首，亦琅琅可诵。余最爱其《垓下叹》、《河源槎》。毛奇龄序云：南陵与余同学诗，与徐仲山同学书，未为画而画精；是谱名无双，而实具三绝，有书有画又有诗也。案今本书殊不佳，岂非复原刻？所见一本，有陶式玉、徐咸清、宋俊、董良樞序，王士禛、卢询题词，及古良自叙，而无奇龄文，不知何也？每图有“无双”二字朱印，歌辞后题“射堂”，下钤“墨禅”“默然”“默禅”“老髯”“老禅”“良然”“禅止”“船子”“古良”“南陵”诸记，又一印曰“金龚”，一曰“刘”，盖取本姓之谊。《赏奇轩四种》本，即依此翻刻而颇粗疏，不及原本矣。其画仿佛老莲，诗亦奇妙，阮亭简称为西涯之后一人而已。图后就其人行事，绘为图案，题词其上，颇多巧合。如焦先后作一括囊，董快堂极称道之。董无休有子名良骥，亦善绘事，不知即此人否也。

《剑侠图传》、《於越先贤像传》，皆任渭长绘，画至奇伟，惜儿时涂抹过半，墨痕狼藉。后别求得一本，及所画《高士传》《列仙酒牌》，唯皆系翻板，不免失真耳。渭长名熊，萧山人。《越缦堂日记》云，渭长画法直逼陈老莲，尝见其画《越中八十贤人像》及《列仙酒牌》，古艳横逸，衣冠器物，皆有证据，须发缕缕可指，真奇笔也。徐康《前尘梦影录》云，

渭翁画本最多，顾艮庵世丈藏有六大册，皆昔为姚梅伯孝廉所绘者，题词皆梅伯所著，惊心动魄，得未曾有，余在怡园展阅二次，其奇绝处真不可思议，有观止之叹。案渭长著作雕板行世者，大抵仅上述数种，此六大册不知所绘何物也。

偶于书摊见《百孝图》残本一本，题会稽俞葆真辑。后于都门得其全书，书凡四卷，各列二十五事，题五言一句，如《百美新咏》例。何云梯为之图，梓工未佳，画亦仅如世俗绣像，赋物写形，少有生气。其编辑亦凌杂无序，似因选句属对，多为牵就之故，唯引用故事，悉注出处，尚为切实。此书盖仿《二十四孝》，本以劝善为旨，非文章艺术之醇者，第以其系越人所作，为表而出之。葆真字兰浦，云梯不知其名，疑系粤人，序但言其居陈村而已。书以同治辛未刊于广东，其板似尚存也。

☐ 1915年5月刊《绍兴教育杂志》7期

☐ 未收入自编文集

吕坤的《演小儿语》

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。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,也以教训为主,很少艺术的价值。吕新吾的这一卷《演小儿语》,虽然标语也在“蒙以养正”,但是知道利用儿童的歌词,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,确是不可多得的,而且于现在的歌谣研究也不无用处,所以特地把他介绍一下。

原书一册,总称《小儿语》;内计吕得胜(近溪渔隐)的《小儿语》一卷,《女小儿语》一卷,吕坤(抱独居士)的《续小儿语》三卷,《演小儿语》一卷。前面的五卷书,都是自作的格言,仿佛《三字经》的一部分,也有以谚语为本而改作的,虽然足为国语的资料,于我们却没有什么用处。末一卷性质有点不同,据小引里说,系采取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的童谣加以修改,为训蒙之用者。在我们看来,把好好的歌谣改成箴言,觉得很可惜,但是怪不得三百年以前的古人,而且亏得这本小书,使我们能够知道在明朝有怎样的儿歌,可以去留心搜集类似的例,我们实在还应感谢的。

书的前面有嘉靖戊午(1558)吕得胜的序,末有万历癸巳(1593)吕坤的书后,说明他们对于歌谣的意见。序云:

儿之有知而能言也,皆有歌谣以遂其乐,群相习,代相传,不知作者所自,如梁宋间《盘脚盘》,《东屋点灯西屋明》之类。学焉而于童子无补,余每笑之。夫蒙以养正,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。是俚语者固无害,胡为乎习哉?……

书后云:

小儿皆有语,语皆成章,然无谓。先君谓无谓也,更之;又谓

所更之未备也，命余续之；既成刻矣，余又借小儿原语而演之。语云，教之婴孩。是书也诚鄙俚，庶几乎婴孩一正传哉！……

他们看不起儿童的歌谣，只因为“固无害”而“无谓”，——没有用处，这实在是绊倒许多古今人的一个石头。童谣用在教育上只要无害便好，至于在学术研究上，那就是有害的也很重要了。序里说仿作小儿语，“如其鄙俚，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，”却颇有见地，与现在教育家反对儿童读“白话浅文”不同。至于书后自谦说，“言各有体，为诸生家言则患其不文，为儿曹家言则患其不俗。余为儿语而文，殊不近体；然刻意求为俗，弗能。”更说得真切。他的词句其实也颇明显，不过寄托太深罢了。

《演小儿语》共四十六首，虽说经过改作，但据我看去有几首似乎还是“小儿之旧语”，或者删改的地方很少。今举出数篇为例。

九

鸚哥乐，檐前挂，
为甚过潼关，
终日不说话。

二五

讨小狗，要好的。
我家狗大却生痴，
不咬贼，只咬鸡。

三八

孩儿哭，哭恁痛。
那个打你，我与对命，
宁可打我我不嗔，
你打我儿我怎禁。

四一

老王卖瓜，腊腊巴巴。
不怕担子重，

只要脊梁硬。

我说这些似是原来的儿歌,本来只是猜想;从文句上推测,又看他解释得太迂远了的时候,便觉得其中当含着不少的原有分子,因为如果大经改作,表示意思必定更要晓畅。大约著者想要讲那“理义身心之学”,而对于这些儿童诗之美却无意的起了欣赏,所以抄下原诗而加上附会的教训,也未可知。我读那篇书后,觉得这并非全是幻想。

我们现在把那四十六首《演小儿语》,转录在北大《歌谣周刊》上面,或者于研究歌谣的人不无用处,并希望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各处的人见了书中的歌,记起本地类似的各种歌谣,随时录寄。《演小儿语》虽经过改作,但是上半,至少是最初两句,都是原语,所以还可以看出原来是什么歌,如“风来了,雨来了”也在里面,只是下半改作过了。从这书里选择一点作儿童唱歌用,也是好的,只要拣取文词圆润自然的,不要用那头巾气太重的便好了。

(一九二三年四月)

☐ 1923年4月刊《歌谣周刊》12号

☐ 收入《谈龙集》

《保越录》

元至正中，朱元璋麾下大将胡大海率兵攻绍兴，吕珍守城抵御，次年围解，徐勉之纪其事为《保越录》一卷。所记明兵暴行，虽出自敌人之口，当非全无根据，胡大海与杨珪真伽觉得没有什么区别。

敌军发掘冢墓，自理宗慈献夫人以下至官庶坟墓无不发，金玉宝器，捆载而去。其尸或贯之以水银，面皆如生，被斩戮污辱者尤甚。

城外霖雨不止，水涝泛溢敌寨，溽暑郁蒸，疫病大作。

敌军首将祈祷禹庙、南镇，不应，乃毁其像，仆窆石。

但是最有趣味的乃是这一条，记至正十九年（1359，是年英国文学之父 Chaucer 方二十岁）二月里一次战争的情形：

庚午，敌军攻常禧门，……纵横驰突，诟詈施侮。总管焦德昭、倪昶等分部接战。公（吕珍）跃马向敌军，一骑来迎。公叱曰：“汝是谁？”曰：“我舍命王也。”语未毕，公挥攉杈已中其颐，遂擒以还。敌军披靡。

我们读《三国志演义》《说唐》《说岳》，常看见这种情形，岂知在明初还是如此，而且又是事实。

我们如说十四世纪，觉得这是中古时代，单枪匹马大战数十合是武士的常事，但说到元明便仿佛是不很远，要算是近代了，所以不免觉

得有点希奇。其实这种情形在火器通行以前大约继续存在,我想在洪杨时代恐怕也还是如此罢。(个人斗殴时至今存着这个遗迹。)

☐ 1925 年 11 月刊《语丝》52 期

☐ 收入《自己的园地》

谈《谈谈〈诗经〉》

古往今来,谈《诗经》的最旧的见解大约要算“毛传”,最新的自然是当今的胡适博士了。

近来偶见《艺林》第二十期,得读胡先生在武昌大学所讲的《谈谈〈诗经〉》的下半,觉得有些地方太新了,正同太旧了一样的有点不自然,这是很可惜的。我们且来谈它一谈看。

《野有死麋》胡先生说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,自然是对的,但他以为吉士真是打死了鹿以献女子,却未免可笑。第一章的死麋既系写实,那么第二章也应是写实,为什么“白茅纯束,有女如玉”会连在一起去“描写女子的美”呢?我想这两章的上半只是想像林野,以及鹿与白茅,顺便借了白茅的洁与美说出女子来,这种说法在原始的诗上恐怕是平常的。我们要指实一点,也只能说这是猎人家的女儿,其实已经稍嫌穿凿,似乎不能说真有白茅包裹一只鹿,是男子亲自抗来送给他的情人的。若是送礼,照中国古代以及现代野蛮的风习,也是送给他将来的丈人的。然而这篇诗里“因家庭社会环境不良”而至于使“那个怀春的女子对吉士附耳轻轻细语”,叫他慢慢来噠,则老头子之不答应已极了,倘若男子抗了一只鹿来,那只好让他藏在绣房里独自啃了吃。喔,虽说是初民社会,这也未免不大雅观吧?

胡先生说,“《葛覃》诗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”。我猜想这里胡先生是在讲笑话,不然恐怕这与“初民社会”有点不合。这首诗至迟是孔仲尼先生在世时发生的,照年月计算,当在距今二千四百几十年以前,那时恐未必有象南通州土王张四状元这样的实业家,在山东纠集股本设立工厂,制造圆丝夏布。照胡先生用社会学说诗的方法,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是这样一种情状:妇女都关在家里,于家事之

暇,织些布匹,以备自用或是卖钱。她们都是在家里的,所以更无所归。她们是终年劳碌的,所以没有什么放假。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,却忘记这是二千年前的诗了。倘若那时也有女工,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采风,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。

《嘈彼小星》一诗,胡先生说“是妓女星夜求欢的描写”,引《老残游记》里山东有窑子送铺盖上店为证。我把《小星》二章读过好几遍,终于觉不出这是送铺盖上店,虽然也不能说这是一定描写什么的。有许多东西为我所不能完全明了的,只好阙疑。

我想读诗也不定要篇篇咬实这是讲什么,譬如《古诗十九首》,我们读时何尝穿求,为何对于《诗经》特别不肯放松,这岂不是还中着传统之毒么?胡先生很明白的说,《国风》中多数可以说“是男女爱情中流出来的结晶”,这就很好了,其余有些诗意不妨由读者自己去领会,只要有一本很精确的《诗经注释》出世,给他们做帮助。“不求甚解”四字,在读文学作品有时倒还很适用的,因为甚解多不免是穿凿呵。

一人的专制与多数的专制等是一专制。守旧的固然是武断,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。我愿引英国民间故事中“狐先生”(Mr. Fox)榜门的一行文句,以警世人:

要大胆,要大胆,但是不可太大胆!

(“狐先生”见哈忒阑著《英国童话集》第二十五页,引一八二一年 Malone 编《莎士比亚集》卷七中所述当时故事。)(一九二五年十二月)

☐ 1927 年刊出

☐ 收入《谈龙集》

牛山诗

志明和尚作打油诗一卷，题曰《牛山四十屁》，这是我早就知道的，但是书却总未有见到，只在《履园丛话》卷二十一中看见所录的一首。近来翻检石成金的《传家宝》，在第四集中发见了一卷《放屁诗》，原来就是志明的原本，不过经了删订，只剩了四分之三，那《履园丛话》里的一首也被删去，找不着了。我细看这一卷诗，也并不怎么古怪，只是所谓寒山诗之流，说些乐天的话罢了。里边也有几首做得还有意思，但据我看来总都不及《履园丛话》的一首，——其词曰：

春叫猫儿猫叫春，听他越叫越精神，
老僧亦有猫儿意，不敢人前叫一声。

我因此想到，石成金的选择实在不大可靠，恐怕他选了一番倒反把较好的十首都删削去了。

（十六年三月）

☐ 1928年2月刊出

☐ 收入《谈虎集》

读《游仙窟》

《游仙窟》从唐代流落在日本,过了一千多年才又回到中国来,据我所见的翻印本已经有两种了:其一是川岛标点本,由北新书局出版单行;其二是陈氏慎初堂校印本,为《古佚小说丛刊》初集的第一种。

《游仙窟》在日本有抄本刻本两种。抄本中以醍醐寺本为最古,系康永三年(1344)所写,大正十五年(1926)曾由古典保存会影印行于世,此外又有真福寺本,写于文和二年(1353),比康永本要迟十年了。刻本最古者为庆安五年(1652)一卷六十五页本,有注,至元禄三年(1690)翻刻,加入和文详释,析为五卷,名为《游仙窟抄》,今所常见者大抵皆此本或其翻本也。以上各本除真福寺本无印本流传外,我都见过,川岛所印即以元禄本为根据,(所用封面图案即是卷中插画之一,)经我替他用醍醐寺本校过,不过其中错误还不能免。慎初堂本在卷末注云“戊辰四月海宁陈氏依日本刻本校印”,但未说明所依的是庆安本呢还是元禄本。据我看来,陈君所用的大约是元禄本,因为有几处在庆安本都不误,只有元禄本刻错或脱落了,慎初堂本也同样地错误,可以为证。

一页下一行	触事早微	卑
二页上六行	□久更深	夜
十页上九行	谁肯□相磨	重
十一下十三行	到底郎须休	即

慎初堂本还有许多字因为元禄本刻得不甚清楚,校者以意改写,反而致误,可以说是一大缺点,例如:

七页下六行	儿适换作	递
同	太能□	生